

母校情永远鼓舞我前进

○童大至（1950—1951经济）

我自从1951年6月抗美援朝参加人民海军，离开母校已整整六十年了，但母校给我留下无尽的思念。

1930年9月18日，我出生于浦阳江畔的浦江县城。祖国正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中。我入小学不久，万恶的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。为了躲避日机的狂轰乱炸，我们天天“逃警报”，带着小蒲垫在山脚下、田埂旁听老师讲课。

1942年春，日军攻入浦江城，日寇盘踞我翰林第祖居，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。我全家流离失所，衣食无着，所以我小学毕业即失学了。

由于国仇家恨，我不愿在日寇铁蹄下读书。1944年8月我毅然离家去建德山区的中学读书。我们住的是茅草屋，吃的是糙米饭、咸菜汤，点的是一根灯草的桐油灯。但我仍能勤奋学习，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，校长奖我旧法币一千多元。这给在困境中的我很大的鼓励。

1945年8月抗战胜利，我慕名到文学家沈雁冰（茅盾）、革命家钱壮飞的母校——浙江省立湖州中学读书。在湖中五年，不但学习进益，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。解放初期，我当选为湖州中学学生会主席，湖州市学联筹委会副主席。我参加活动的同时，也不放松文化课的学习，1950年7月高中毕业时为第一名，以第一志愿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经济系。因我向往到毛主席身边念书，所以选



童大至
学长

择到北京清华园学习。我家经济困难，湖中校长批准补助我5斗大米，清华大学给我助学金，我才能圆了大学梦，成为清华学子。

在清华园里，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我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，每天和同学奔走于各大教室、图书馆。郭大力、艾思奇、胡华、张渔等教授都给我们上过课，丁玲、何其芳的讲座，刘白羽、范长江、吴晗、华罗庚、费孝通的报告，哪个也舍不得落下。我的同班同学都是上海中学、复旦中学等名牌中学的精英，还有5名大学一二年级重新考来我班的同学。在如此优越的环境里，我发愤读书，编织着我一生追求的梦想。1950年9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行长来动员我们本科生参加银行专修科学习，说是学习两年，可出国工作，我也无动于衷，一心一意要继续走成名成家之路。

正当我踌躇满志时，清华园里掀起了

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热潮。学校进行了藐视、卑视、仇视美帝的教育，各班纷纷订立爱国公约。我们经济系，到石景山区农村宣传抗美援朝运动，班级派我当组长。我回校后写了一篇报道，题目是《我们是怎样帮助后屯村订立爱国公约的》，登在《光明日报》第一版。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明斋一楼走廊墙上，题目是《毛主席我思想的母亲》，后来此文刊登在1951年7月《光明日报》七一征文专刊上。

195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深夜，我突然听到学生会通知要大家到食堂收听中央重要新闻，我和同学田福庭、刘家祥等在大食堂听了《全国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》，宣布派志愿军出兵朝鲜，卫国保家。继而学生会主席凌瑞骥发表鼓动人心的讲话：“同学们！美帝把战争火焰燃烧到鸭绿江边……”我们人人热血沸腾。后来又听了志愿军归国代表郭忠田、李伟的报告，收看《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》纪录片。我联想到我少年时代受到的日寇铁蹄践踏、国破家亡、忍饥挨饿的苦难岁月，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。时任总政部主任的肖华将军来清华礼堂作报告，动员我们：当祖国需要的时候，大家要拿起枪，跨过鸭绿江，卫国保家乡！我终于在1951年6月被光荣批准参加人民海军。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率领全系师生在同方部开欢送会，送我一本纪念册，戴世光教授还在礼堂门前和我们照相留念。学生会在大礼堂召开全校欢送大会，学生会主席朱镕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，并勉励我们：“要克服清华学生的优越感，虚心向周围同志学习。”我满怀全体清华师生的情谊，登上汽车，奔向军营。



1951年6月参军留念。左起：周煜中、童大至、钱济国、陈复祖

1951年7月16日，我被分配到校长兼政委萧劲光、副校长兼副政委张学思领导的大连海军学校学习，预科一年结业时，我任班长的三队六班学习成绩平均为4.52分，且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表现突出，被评为红旗班，我也受到表彰。

1952年10月，我到老虎滩花园一分校（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），本科学习4年半。1953年、1954年国庆节，我被选拔代表海军到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阅兵。1957年1月我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国家考试，政治、海军战术、地文航海、鱼雷射击皆为5分，水雷及扫雷（反潜）、枪炮射击为4分，毕业等级上等。由海司和海政授予二级优秀学员光荣称号，并给家乡发喜报，授予海军中尉军衔。我留校任水雷教研室助教。这样，我由一名清华学子成为一名海军军官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我于1958年5月被下放到辽河岸边的国营农场，先后做过农工、锻工、电工。1963年3月到昌图实验

□ 庆祝建校100周年

中学当数学教师、班主任、数学组长。1979年我所任班主任的高一(1)班被评为“铁岭地区三好班级”。

1980年1月，我到沈阳工业学院（现沈阳理工大学）当电工教员。母校清华大学惦记着我，及时给我补发了经济系本科毕业证书，并邀请我参加70周年校庆。母校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校训鼓舞着我，我焕发了革命青春。可以说是二次创业，我夜以继日，刻苦钻研，迅速更新了现代电工、电子及计算机技术知识。老天不负苦心人，这些年来我讲了电路基础、电工学、电力拖动基础、电子技术基础、计算机原理等课程。我编写的《电工电子技术基础》于198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

版，全国发行。我由讲师、副教授、电工教研室主任到教授，多次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教师。我在社会上兼职辽宁省电工技术学会低压电器委员会委员、辽宁省高校电工学研究会理论组组长、辽宁省高工评委会委员，曾多次去沈阳、鞍山、铁岭、锦州、丹东、盘锦、大连等市考核评审高级工程师。我的学生及经我考核的高工在沈阳、哈尔滨市机械局、冶金局、电子局及各大工厂、公司担任领导工作，都很称职。我讲课、搞科研工作，一直到2007年9月，完成了母校提出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的要求。几十年来，我没有因健康原因缺过一次课。

这就是我给母校交出的完满答卷。

清华育我——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

○吴国祯（1970新竹，化学）

我于1966年至1970年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上化学系，毕业后，留学美国，后于1977年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，1995年转至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至今。从1966年开始作为清华人至今也有45年，而具体在两岸清华学习工作也正好有20年。今年是清华建校百年，我这一生应该说是和清华有着不解之缘。

我上新竹清华大学时，梅贻琦校长已去世，但是，他所提倡的校风余荫还在。入校开始，就先学会唱校歌。清华的校歌有悠久的历史，歌词要点是鼓励来自远方的莘莘学子要能“自强不息”。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呢？“西山苍苍，东海茫茫，吾校庄严，岿然中央，东西文化，

荟萃一堂，大同爰跻，祖国以光”。很清楚，清华学生的历史责任就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新时代里，要有所作为，要振兴中华，复兴祖国。清华的校歌和校训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精神是一致的。厚德载物，就是君子之德要广被天下，这是一个很高境界的哲学。清华的校训是近代名人梁启超所提议的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两句话，于己，于公，可以上续范仲淹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乃至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我以为这八个字的校训，足为人生的座右铭。清华育我，也就这校训，